

古文淵鑒

十九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目錄

宋

蘇軾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略七

策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伊尹論

畱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 錄三首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

理精辭決絕無悠
泛之言

鹿門茅坤曰此
則先以人主自
斷為策略之始
下四篇指其事
而條之

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
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
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
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
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
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
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
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
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
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
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
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象辭。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

臣熙曰主術貴
於自斷即泰卦
用馮河之義文
勢起伏滌泗精
光溢出不可迫
視

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
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
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
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
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
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
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
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
以爲立之要云。

勢若馳騖可以逸
塵絕迹

策略三

荆川唐順之曰
無沮善篇嚴密
此篇流暢各自
為體只因當時
韓魏富鄭社祁
諸公紛紛外逐
而不能久於其
朝故有此議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

鹿門茅坤曰任法不如任人而篇中專取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蓋為英廟之初當熙寧時似以水濟水矣覽東坡所自為辨策問劄子得之

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

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臣廷敬曰立法
任人二意繁繞
論極疏暢不見
繁雜之痕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
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
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
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
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
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
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
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
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

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以范仲淹爲參知政事，仁宗數令條奏當世務，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尋朋黨論起，遂罷政事。出知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

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

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

苻堅既用王猛一歲五遷樊世氏豪也。有大功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猛言于堅怒命斬之。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苻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領長史。而後王猛得以

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

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

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

難其英偉之氣而
又兼雋快之筆

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